

人与自然

## 秋日看树

◆ 李星涛

秋天，每一棵树都是风景。苦楝树落尽了叶子，却将一簇簇金黄的楝果挂在枝头，阳光下闪烁如金星，诱来无数的麻雀啄食。我真不明白，楝果那么苦，为什么麻雀吃起来却如同吃蜜枣？

乌桕的叶子比枫叶还要红艳，灿灿的，像是树上停泊了一朵晚霞。它的果实业已绽裂，露出半圆形骨头的白粒。乌桕树也叫狗骨头树，它不仅木质坚硬，而且果实也如狗骨，锤砸不碎，火烧不裂。白杨落尽了叶子，只剩下一丛丛向着树身紧紧靠拢的枝条，麻雀欢跳其间，弹奏着枝条，就像是一片片会飞会唱的叶子。

香樟不怕冷，但叶子的边缘都被朔风扫描上了紫酱的线儿，树梢尖端的几片叶子已经完全变成赤酱的颜色。它们点缀在绿丛间，时隐时现，煞是好看。

栎树高挑起一穗穗果荚，颜色有嫩绿、绯红、胭脂红。嫩绿的莹润若玉，光滑的表皮上洒染着淡淡的粉紫，恰如四月雌性香椿果实的颜色。绯红得好像是少女突然听到了闺蜜说了一句有益有趣的话，脸上刚飞上的一朵红云。胭脂红的果荚呢，简直就是朝阳储存的美玉雕琢而成的。这些缤纷的果荚，一律由三瓣光滑的叶片缝制而成，状如古代美巫腰间垂下的香囊。每一个果荚里面均装着六粒对生的果实。那果实大似绿豆，幼时青绿，熟时赭黑。如今，四方通达，南方的不少树木也到北方来安家落户了，它们和原野上的槐树、椿树、枫树等一起，共同把淮河两岸打扮得风姿绰约、嫣然缤纷。

最美的要数银杏。碧蓝的天幕下，银杏的树干宛如一束束光柱，向天齐射，忽又于半空炸裂出无数金黄耀眼的叶片。那片叶即便零落在地，里面依然蓄满了盈盈的光芒。再看那叶脉，淡青的，像是女子手上的青筋，一点也没有颓唐的样子。叶柄呢，则青得发亮，宛然是绿叶的汁液凝固。

整片叶子光亮饱满，就像是七分阳光与三分月光相混合，最后凝固而成的光体。其光芒四射的激情，只有在梵高的名画中才可以找到，其潇洒俊逸的神态，只有在得道的高僧身上才可以发觉。我们有理由坚信，这些叶子在凋零之前，一点也没有沮丧的神情，依旧笑迎秋风，继续挥洒着生命的光焰。它是现实的，又是浪漫的，它在注视着生活，又在超越着生活。人生倘若能将凋零的日子过得如此豪华，能将生命最后绽放得如此绚烂，这该是一个多么豁达而又潇洒自由的灵魂啊！

风越刮越硬，空中越来越空旷。大雁也驮着对萧瑟的恐惧，惶惶迁徙他乡。而秋树走不动，它们扎根在地下，将叶子燃烧成灿烂的花儿，点缀在荒凉的天空中。

记得著名演员秦怡曾出席过一次春节茶话会。她虽然满头银丝，却一袭红衣，岁月和服饰的强烈对比之下，分明让我们感到了她内心永不熄灭的生命活力。那一袭红衣，既是对岁月的敬畏，也是对岁月的蔑视。这不由让我想到了秋日里那些在风中正放射着灿烂光华的树叶。

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既定的形容，这秋树越是到了岁月的尽头，也就越是美到了的极致。因为，这不仅仅是它们生命绽放的过程，更是它们潇洒地对待生活的具体体现。我想，那一棵棵秋树心中一定都端坐着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他正借助于一圈圈年轮，向着尘世诵读着自然而又法力无边的经文。

## 军歌嘹亮

### 夜幕中跨过鸭绿江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。1950年9月15日，美国出兵朝鲜，战火很快就要蔓延到鸭绿江边。

1950年10月8日，应朝鲜政府请求，我人民解放军迅速组建人民志愿军，并做好随时入朝作战的准备。

10月25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一场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战斗打响了。第二天，小彩云所在的第四野战医院接到命令，立即赶赴朝鲜战场参加战斗。全院医护人员乘坐军运专列急速北上，刚过13岁生日的小彩云和战友们，一路谈笑风生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列车驶过了郑州、石家庄、北京等地，运行7天7夜到达黑龙江北安市停了下来，全院700余名白衣战士下车就地接受任务。命令要求，医院要以最快的速度、最短的时间，筹建一所能容纳2400张床位的战地医院，接受来自朝鲜战场的伤病员。

时间就是命令。深秋之交的北安市，早已雪花飘飘，天寒地冻，大气温度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。在院领导的带领下，一所可容纳2000多名伤病员的战地医院如期建成了，并接纳了50名来自东北地区的热血青年，充实到野战医院的护理队伍。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……一切就绪，大家等待着新任务的到来。

北安的工作刚刚安顿下来，新的命令又来了。1950年11月28日，第四野战医院即刻开赴朝鲜战场。一趟满载着白衣战士的军列开出了北安。于12月4日晚到达辽东上河口，转乘汽车到鸭绿江边之后徒步过江。

入冬的鸭绿江水不再是汹涌澎湃，而是“冰冻三尺”，进入了冰的世界。江面如同平坦的大道，别说人可以在上面行走，就是跑汽车都没有问题。尽管如此，先遣部队还是在江面上架起了一座炸不断的浮桥，这是一条连接中朝两国的钢铁运输通道，是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有力见证。

夜幕笼罩着大地，天空没有月光和星星。这一拨儿上桥过江的是野战部队医院的医护人员。小彩云身材矮小，处处受到呵护，自然要走到队伍的中间，好有人前后照应。过江大军只有脚步声伴随，没有其他任何声响，没过多长时间大队人马全部过境踏上了朝鲜的国土。医护人员入朝了。

就在部队过境不久，远处空中传来了“嗡嗡”的飞机声响，而且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。韩路

## 战地彩云飞(下)

◆ 徐宜发

### 青春在战地绽放光彩

入冬的朝鲜是那么的寒冷。部队进山个个冻得浑身发抖，山上找不到一滴水喝，饿了解开干粮袋，会上几口入朝前伙房提前准备的干粮饼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大伙的干粮袋行军途中，都集中与马灯一起放在马车上。路上崎岖不平，一路颠簸，不知道啥时候把马灯颠翻了，灯里的煤油洒在干粮袋上浸入食品，里面装的面饼一股煤油味。战士们只管吃，谁也不舍得省下，无意中给大家上了一次“饥不择食”的实践课。

入朝作战，我军的野战医院哪个医院？医院既没有固定的院落更没有病房床位，所有的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克服。几经转战他们落脚定州的德站里，伤员只好安置在朝鲜百姓家里。1951年1月初，医院接收了从前线下来的800名志愿军伤员，分散住在当地住户的民房里。地上铺上稻草，上面放上部队统一配发的被褥，500克容量的罐头盒就是“饭碗”，筷子都是就地取材用树枝刀削而成，就这样的“餐具”也不够每人一套，都是五六个人合用，解决吃饭问题。小彩云依然分管行动不便、生活不能自理的重伤员。有几年的历练，小彩云干起活来十分利索，喂水喂饭、端屎端尿、擦洗伤口、巡视伤员、安放遗体等都得得心应手。她动作熟练，干活麻利，是一把忙里忙外的能手。

美国仗仗武器上的优势，肆无忌惮地挑衅我方，轰炸机飞来飞去，不是扔炸弹就是扔机枪。战地医院的医护人员，为防止目标暴露不能戴口罩，不能穿白大褂，天一落黑就用棉被遮挡窗户，即便这样夜晚屋里也不敢有一点光亮。

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才。在黑暗中操作是朝鲜战场一项超常规的技能，战地医院的护理人员都掌握了摸黑静脉注射技术。每逢遇到夜间静脉注射，小彩云先把手伸到伤病员胳膊肘弯处，用手摸着静脉血管，再用碘酒和酒精消毒，用右手扎针头，划根火柴借用微弱的亮光，看着血管是否回血，有回血就把药推进去，若没有回血就再扎一针。老人家说，这样做是残酷的战争逼出来的。

1951年12月，根据战地救护需要医院进行整编，改称志愿军后勤第三基地医院，设有轻伤队、重伤队、内科队、传染病队、分类后送队。14岁的小彩云所在的是重伤队，她知肩上的担子不轻。他们所接收的主要是头部伤、烧伤、胸腹部伤和大腿骨折的伤员，受伤人员不仅不能自理还很容易出现严重感染，甚至造成“破伤风”和气性坏疽等，必须精心护理。一旦接到任务，抬进来的伤员少说是几百名，有时是上千人，医护压力很大。医生天天忙于伤病员的各种检查、手术、换药，一个护士要负责四五十名伤病员的吃喝拉撒睡，忙得手脚没有闲的时候。有一次，小彩云手里掂着两个葫芦瓢去给伤员们打饭，打菜回来，路过一个小山坡遇上敌机飞来。在她看来，这个时候她打来的饭菜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，不能抛洒一点。她什么也不顾，赶紧抱住两个葫芦瓢，卧倒在地一动不动，饭菜丝毫未洒。所幸没有被敌机发现，听不到敌机的“嗡嗡”声她才爬起来，来到病床前给伤员一个个体吃喂喂。伤病员都为这个小护士喝彩，称赞她勇敢、了不起。

战地医院驻地变换不定。有一天他们又要转移了，医院仅有一辆马车，大多装的是随军物品，行军全靠两条腿。路上坑坑洼洼，小彩云走走跑跑，情急中不知道啥时候丢了一只鞋，发现后再也无法找回。这不是一双普通的鞋，是养母辛辛苦苦熬夜做给她带着，几年都不舍得穿，唯一的纪念成了她永远的思念。

朝鲜战场对敌作战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是肩并肩、手拉手，情同手足，亲如兄弟。战地医院救治的伤员中，有时我方医院接收的也有朝鲜人民军伤员。1952年夏天，医院重伤队又接收了一大批战地送来的志愿军伤员，其中一个为20来岁的年轻战士。他伤在颈部，脖子被打穿了，呼气、吸气从外表都能看得出来，说不成话，进不了食，伤情十分严重，看着让人心疼。护士长也把他交给了小彩

云来负责护理，这是一种信任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小彩云人小办法多，她专门把大米稀饭里的米油撇出来一点一点地喂，每次少喂啜喂，有了营养伤口才能愈合。还想找点白糖给他拌水喝，可惜横竖找不到，只好作罢。天热，小伙子伤口生了蛆，彩云用医用镊子一个个地把蛆夹出来，再涂上药，加快伤口愈合……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位小伙子痊愈，怀着感激之情离开了医院。说起这事，老人家很遗憾没有记着他的名字，更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？只能留作一种记忆，深深地镌刻在脑海里。

敌人凶狠残忍，心狠毒辣。1952年11月20日，几架看似古怪的美国飞机，在朝鲜北部伊川的上空转了几圈便悄悄飞走了。随后有人发现地上增添了不少从未看到的小虫子，还有许多跳蚤和冬天根本不会出现的苍蝇。仔细再找，又发现了一些纸筒、纸包，里面全是跳蚤、蜘蛛、蚂蚁、蟋蟀、虱子等小动物。昆虫、小动物不仅在志愿军阵地出现，也在朝鲜居民区里出现了。无疑，这是朝鲜战争的一种新动向。经过志愿军医务人员取样化验，是惨无人道、灭绝人性的美军把鼠疫杆菌、霍乱杆菌、伤寒杆菌、痢疾杆菌、脑膜炎双球菌等十多种病菌，伴随着细菌弹投掷下来，伤害了不少人。他们的罪恶行径，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谴责！

中朝两国人民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，不屈不挠，顽强抵抗，1953年7月27日夜，世界战争史上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了。小彩云所在的基地医院群情激昂，彩云和她的战友们载歌载舞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他们赴朝作战三年零1个月的时间，在这1125天不寻常的日子里，共救治、转运伤病员达10万人之多。全院有45名医护人员牺牲在朝鲜战场，烈士们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。还有40多名白衣战士负伤，留下了时代的印记。1953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第三基地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，分别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二级勋章、三级勋章和军功章。1954年5月，17岁的小彩云离开朝鲜载誉回到祖国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

岁月流逝，时光荏苒。70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彩云已进入耄耋之年，她和蔼可亲，慈祥善良，深受大家敬重。现在老人家安居在环境优美的郑州河南军区干休所，儿孙绕膝，四世同堂，生活越来越香甜。



金秋曲(国画) 吴刚

“八月佛，非开口。”老家地处豫中平原，村子西面有一大块平整肥沃的田地，村民们称之为“菜园”，各家各户在那里或多或少都会种一些白菜萝卜韭菜等蔬菜。农历八九月份，是韭菜抽茎的季节。在清凉如水的秋日里，随着一场场有情秋雨的振臂高呼，菜园里憋屈了一个夏天的韭菜们群情激昂，精神抖擞，争先恐后地伸出一畦畦青翠欲滴的绿色韭菜叶，中间伸出一根根圆溜溜、直通通的韭菜茎秆，上面挂着一串串韭菜花蕾，鲜嫩时可以带着花蕾的韭菜秆从根部掐断，这就是平时吃的“韭菜”。

过上一时时日，那些未采摘的韭菜就逐渐变老，顶端的花蕾处开出星星点点饱满新鲜的骨朵，一朵簇白灿灿的韭菜密密匝匝地生长着，小如米粒，洁白如玉，远远看去，就像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雪花。一阵秋风拂过，簇拥在一畦畦韭菜上的韭菜，摇曳着迷人的身姿，素雅清爽，清香四溢，宛如一双双晶莹透亮的眼睛，又似一朵朵怒放的菊花。走进韭菜地，俯下身凑近过去，顿时有一股浓郁的韭菜清香挟裹着辣味扑鼻而来，让人不禁陶醉在这秋日韭菜的热烈和奔放之中。

在那个缺少青菜的年代，韭菜酱是庄稼人饭桌上的主打菜肴，一日三餐全靠它下饭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到秋天韭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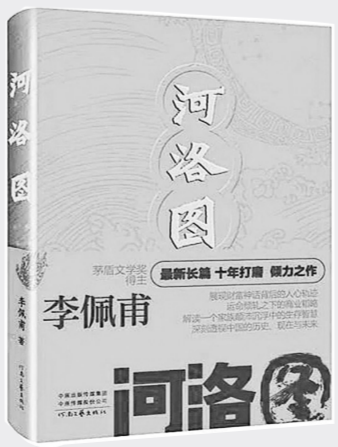
低头一看，韭菜绿莹莹的汁液把我的小手染成了墨绿色。终于，母亲挎着篮子从地里走了出来，一簇簇鲜嫩的韭菜在篮子里层层叠叠挤打着，散发出特有的醇香。母亲擦了一把汗说，摘得不少了，该回去了。回到家里，母亲把大半盆皮袋的韭菜全部倒进簸箩里，一家老小围坐在簸箩周围，掐掉韭菜的硬梗，一点一点择洗干净，然后均匀地摊在苇席上晾晒。等水气晾干后，母亲将韭菜分别盛放在几个搪瓷盆里，再放进去几块生姜，抓几把辣椒，撒上一把盐，带着我去村东头的庵畔窑儿上推韭菜酱。

后来，随着年龄渐长，我离开故乡外出求学，读了更多的书，对韭菜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书中说，民间有“韭菜两头鲜”的说法，意思是韭菜在春秋两季食用最为鲜美，即“春韭”与“秋韭”，秋天的韭菜出薹，结出伞状相簇的白色花蕾，叫作“韭花”。韭花古称

“菁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菁，韭花也。”汉朝崔寔在《四月民令》中记载：“八月收韭菁，作捣羹。”元代许有壬《韭花》诗曰：“西风吹韭，花发满沙陀。气较牵蔬弱，功于肉食多。浓香跨萎桂，余叶及瓜茄。我欲收其实，归山种涧阿。”韭花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美食，还能够开胃生津、增食欲、促消化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：韭菜营养丰富，富含维生素、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核黄素、抗坏血酸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，既是美食又有十分广泛的营养价值。汪曾祺先生曾写过一篇《韭菜花》，里边提到五代时一位叫杨凝式的书法家，一天收到朋友赠的韭菜花，味特美，兴致一来，就给友人回了一封“韭花帖”表示感谢，不但字写得好，文章也极有风致，其中有一句：“当一叶报秋之初，乃韭花逞味之时。”

几十年来，吃着母亲做的韭菜酱，我从小就百事即走人不惑之年，经历了人间百事，品味了酸甜苦辣，韭花的清香一直氤氲在我的记忆。年迈的母亲知道我爱这一口，直到如今每到秋天还亲自为我做韭花酱。一瓶普通平常的韭花酱，像一位信使，携带着母亲丝丝缕缕的心意，无声无息地传递着家的讯息和亲情的温暖。

## 连载



河洛图

有书呢？

康悔文一怔，只好说：我老师跟他同乡。走得匆忙，忘记带了。

禁卫看他知礼，倒也算和气，说：去，一边等着吧。兴许一会儿就出来了。

康悔文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。过了一会，只见一顶青呢小轿从巡抚衙门里出来了。

禁卫努了努嘴：看见了吗？吴师爷坐的就是这顶轿子。

康悔文赶忙说：谢过。

尔后，他就悄悄地跟着这顶轿子走。跟了两条大街，那轿子来到一家小街，停在一个院子门前。康悔文紧走几步，待要上前时，那师爷已下轿进了院子。

只听大门“吱扭”一声，关上了。

康悔文站在大门外，急得直搓手。片刻，他突然快步离去，在大街上找到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小摊。他拍出一文小钱买了两张纸，疾速写了几个字，揣在怀里，再一次来到了师爷的门前，用力敲起门来。

门开了，一个门子探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找谁？

通报一声说纹银二两。康悔文。

见只是一张薄纸。那门子气不打一处来，喝道：你咋到老子头上来了？滚！

康悔文说：这怎么是诈呢？我的名字写在上边。只要你通报一声，三日之内，定有银子奉上，我决不会失信。

那门子根本不听，照着那张纸上啐了一口，随手丢在了地上，说：呸！滚，快滚。再不走，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。

康悔文却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说：这样，你不信我，你家老爷会信的，你把这个拿进去。

那门子怔怔的。迟迟疑疑地又接过一张纸，只见上写着：案情重大，冤深似海，请师爷代为同乡引见巡抚大人，下欠纹银五十两。顾守志 康悔文

在门子发愣的当下儿，康悔文又说：只要你家老爷见了顾守志三个字，他会见我的。

门子看他一眼，又看一眼，见此人也算体面，一时摸不清他的来路，又怕万一是啥故旧，落师爷的责罚。于是缓声说：等着吧。“叭”一声把门合上了。

吴师爷回到家，刚喘口气，净了手脸，待要吃饭，见门子拿了一张纸进来，一一报说。他听了，哼一声：顾守志？正想说看不见，可转念一想，不知有那路“神仙”隐身其后。迟疑片刻，他说：你让他进来吧。

康悔文跟着门子进了师爷家的大门。这是两个进进的院子，当他来到二门时，却见这位师爷就在堂屋门前站着，手里拎着他写的那张纸。师爷是个中年人，“哗哗”抖着手里的纸，喝道：大胆刁民！这是你写的？

康悔文说：是。

师爷说：你何人？家住何处？就凭一张纸，也敢来见官？

康悔文说：那上边不写着的吗？我姓康，名悔文。我的父亲康咏凡，祖父康国栋。河洛人氏。我的老师顾守志，跟您是同乡。因案情重大，刻不容缓，所以才来到您的门下。

师爷说：就凭这张薄纸？哼。

康悔文说：那不是一张纸，那是一个“信”字。我纸上写的，三天之内，一准兑现。

吴师爷“吞儿”笑了，说：那好，你要见巡抚大人，是吧？你说

这张纸就是：一个“信”字，你还说你是康国栋的孙子，对吧？

康悔文说：我就是康家的孙子。

吴师爷很不屑地抖着手里的那张纸，但他到底是见过世面的。他上下打量了康悔文一番，说：好吧。本师爷从不受人贿赂，更不会受你一个毛孩子的賄略。既然你说你是康家的后人，这样吧，只要你有胆量，我就给你出个主意。

康悔文说：明日午时，是官府设粥赈济的日子。巡抚大人会到大相国寺去见面灾民、进香祈福。在巡抚大人进寺之前，你只要能把相国寺那口大钟撞响，我就会引你见巡抚大人。

康悔文一愣，说：这……？

吴师爷说：你不是送我一个“信”字吗？我说的，也是一个“信”字。送客！

等康悔文走后，那门子追着师爷说：老爷，老爷，那、那那……

吴师爷扭身看了他一眼，说：何事？门子说：这人，有诈。你真要帮他？

吴师爷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。